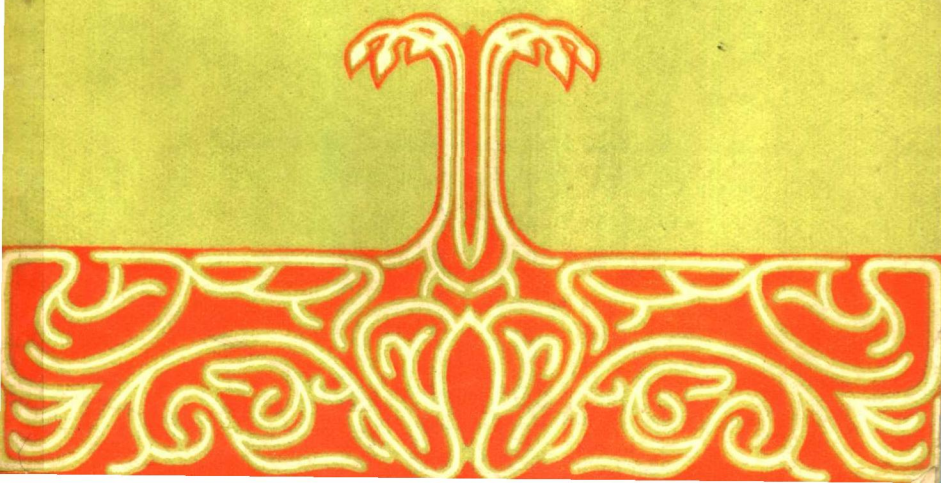


青年文艺学习丛书之二

前途

小说和评介



• 青年文藝學習叢書之二 •

前 途

小說和評介

遼寧人民出版社

1956年 沈陽

前 途

中國作家协会沈陽分会
青年文学工作委员会編

☆

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（沈陽市軍署街23号）

沈陽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文出字第1号

沈陽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沈陽發行所發行

787×1092毫米·3½印張·57,000字 印數：1—55,087
1956年7月第1版 1956年7月第1次印刷

統一書号：10090·53

定价（6）0.29元

前 言

一、为了帮助愛好文藝青年閱讀作品，並提高他們的寫作能力，我們編輯了“青年文藝學習叢書”。叢書主要選輯詩歌、短篇小說、通訊、報告、特寫和独幕劇等等。作品後边附評介或創作經驗；必要時并選輯創作經驗的專輯。

二、叢書所選輯的作品，大部分是在“文学月刊”上發表的，部分是在“遼寧文藝”、“吉林文藝”和“黑龍江文藝”上發表的。必要時，在征得作者或譯者同意下，也准备選輯其他報刊書籍上的作品。選輯方式，尽量選輯优秀短小和对青年文藝創作上有幫助的作品。

三、叢書所附的評介和創作經驗，主要目的在于帮助讀者对作品的分析、認識，借以提高寫作的 ability，但總的目的是同讀者共同研究、討論作品中存在的优缺点和問題，加強对作品的學習。所以并不是定論，大家可以展開爭論，有錯誤加以糾正，在研究學習中得出正確的意見。

四、叢書不是定期的，也不是一次多种刊行的，按条件及可能，每年不定期不定時，有什麼出什麼，力求逐步提高質量，滿足讀者要求，達到預期的目的。

五、編选这样內容的叢書，我們还是嘗試。編选了的作品不一定完全合乎要求，我們懇切的希望廣大讀者提出意見。同時，还希望讀者向我們推荐优秀的短小的創作，使得叢書的內容能够不断的提高。

中國作家协会沈陽分会
青年文学工作委員會

目 錄

前 言

攢 社.....王榮偉（ 1 ）

前 途.....向 一（ 36 ）

一杆老洋炮.....李敬信（ 63 ）

階級的特點和个性特點.....周韶華（ 81 ）

“前途”讀后.....吳 競（ 87 ）

讀“一杆老洋炮”.....湯 湘（ 91 ）

擴 社

王 榮 偉

一

連丰農業生產合作社操办擴社，一晃有一个多月了。

事情正像六七月拔節的高粱棵子，一天有一天的成色；到了头几天，这事已經核計一定了。

这天晚上，开了个社員大会，在会上，要審查、通过申請入社的新社員。天剛黑，社辦公室那兩間通連的口袋房子里，早挤滿了社里的人。

兩盞保險灯，挂在屋梁上，洒下了清亮的光。人們叼着老旱烟袋，緊着叭噠，灰蒙蒙的烟，瀰漫了屋子。

屋子里，南北是对面炕。來开会的人，脫下了大棉鞋，到炕上坐；有的綁着靸鞢，便搭拉着腿，坐在炕沿边上。大伙嘴都不閑着，全唠着开会就要討論的事。

靠西房山牆，放着个地桌，右边擺着条凳子。社主任張志远，也就是新开村党支部的組織委員，正伏在桌子上寫什麼。他那粗大的手指，不熟練地握住那自來水鋼筆，在一个小紅本子上緩慢地移動；梁上挂灯射下來的光亮，照着他那黑紅微有皺紋的臉膛。

生產隊長周文德摸着長滿短鬍子的嘴巴，站在屋當央。他心中似乎在想什麼，臉上沒有了往日的笑容。他回過身來，看看志遠，想說什麼又沒說。稍站了一下，就出了屋子。

南炕靠東首的炕頭上，坐着的全是四十往外年紀的老頭。炕梢，坐的大都是小伙子，他們說話聲挺大，像是怕別人聽不着似的。

“要依我的道啊，咱們就是有一頭要一頭，干脆弄它個農莊得了！”傻大黑粗的小猛子，擺着大把掌，吵吵着。

他這一說，屋里人都笑了。他却說：“笑什麼？正經道嘛！要不然，得多咱才到社會主義？”他是個性急的人，有一點事，就裝不住。

北炕靠西頭的炕梢上，坐着的是社里的婦女。她們說話聲音尖，笑的也响。這時，一群年青女人，正逗一個姑娘。

“玉珍，你看那是誰？”一個女人說，往炕頭那邊咧了咧嘴。

玉珍害羞地抬起頭來，往那邊只一瞥，臉就紅了。

“咱們的生產隊長，咋不大方了？”大家逗着她。

炕頭上，坐着的一個小伙子，被這麼一鬧，有點坐不住了。他只好和旁邊的人扯閑話，但總說錯話。

他叫劉成林，是個互助組長。這次，他們全組申請入社，所以代表組里來旁聽。他和玉珍挺好，兩人是在一個青年團小組里。

社員們陸陸續續地進了屋子，不多會，人來的差不多了。

張志遠這時合上小紅本子，站起身來。他看了看大伙，知道

可以开会了。

“大叔！”他喊周文德，但没人答应，——他不在屋。

周文德方才出了屋子，走到院子西边马棚跟前站住了。

顶铃声和嚼草声响成一片，听出多老远去。他一走到槽子跟前，牲口都扬起头来，一对对琉璃似的眼睛放着光。

他一看见这些活宝贝，心马上开朗了，就好像在爱褒眨的买主面前，拿出了上等货色似的。

“哼，总算熬出头了！”他心中像开了扇窗户，想：“他们当初说咱们‘扯淡’‘吹牛’……如今看看吧！”

他挨排摸了摸槽子，觉出都有草有料。他心想：“你们单干户，能……”

接着，他想到了就要开的会。他在脑子里装上了一杆秤，把这些新社员都称了称。

“刘成林那组人马还行……没和咱社作对……再说，底子也还厚实！”他称着，一般的都还差不多。

可是，一称到张恩贵，他的心立刻紧了一下，皱了皱眉头，气乎乎地想：“不能要这号子人，让他们永世单干去吧！”

这张恩贵是个单干的下中农，早先没少和合作社较劲。他不入社有两大理由，他没少和别人说：“入那个合作社啊，我总觉得不妥！一则：要入了社，大伙在一块乱糟糟的，一锅搅稀粥，文齐武不齐的，七嘴八舌乱喳喳，那能弄好？二则：要是入进去，可就不自由了！要想自己攒起堆来，发家致富就不易了！”至于小理由，那就更多了。他还常和入社的说些疙瘩话，像他堂侄张志

远一去动员他，他就拿話刺这个社主任。去年春天，合作社里張罗开水田，吃着虧和他串換“棋盤地”那八畝地，他都硬拿“卡”，說啥不干。周文德为这事，差點沒和他干吵子。

“如今鬧的只有癩馬破車，知道單干不得勁了……才要入社，……休想！”周文德想着，心中發下了狠。

其实，周文德也不是眼下才打定了这主意，發下了这个狠；一个多月來，他心中就這麼定譜了。

他不同意張恩貴入社，表面上看似乎是因为別着一口气，可是掘一掘老底，節骨眼还不在这上。

他心里是有数的：近年來，張恩貴家底是越來越空了，老社員們和他比，是天上地下。他覺得，像这样的戶要進社，和老社員們在一起，事情是明擺着：老社員們打下的家底子是叫他們享現成的了！这不明明是老社員給他們“背鋪”！

虽然他也考慮到了对这底子薄的戶，來个大关門不太对头，但想到他們進來老社員就要吃虧，于是就鉄心了！

不同意張恩貴入社，也不同意其他几家貧困戶入社，而这两不同意的理由，說是怕吃虧，又不大好出口，所以就半真半假地鬧起气來。——这就是周文德的真心思。……

这工夫，他听見志远在屋里喊他，便進了屋。

志远喊他，本想和他談談。因为，从操办擴社以來，在几次社干部會議上，志远都覺得他在思想上有个問題沒解决。在会上，干部們核計擴社的事，他总是一言不發；志远找他談兩次，他只是說沒意見。可是看那樣子，又不像是沒意見。志远想：“做

工作就怕干部不齐心！”所以这次又喊他。

周文德一進屋，沒等志远开口，就說：“是时候了，开会吧！”

志远一想，和他嘮也不是三言兩語的事，于是便宣布开会了。周文德見志远已經开了腔，便找个地方坐下，听着动静。

志远的话挺簡單，只說了有一袋烟工夫，接着就審查、通过新社員了。

“先審查刘成林他們組上的人！”志远說。

大伙都沒有反对的意見，一表決，只有二、三个老社員沒举手。志远說：“通过！”

刘成林松了口气，对玉珍笑了。

“啪啪……”小猛子帶头鼓起掌來。

不多会兒，志远提到張恩貴的名字了。

周文德猛地拿下正叼着的小烟袋，把剛點着的一袋烟擡了，往大棉襖里一插；他咳嗽了一声，用眼睛扫了一下大伙。

众人一时還沒想起啥意見來，都沒說話。他心想，自己得先提意見，免得被相反的意見占了上風。

“我有意見！”他咕咚跳下地。大伙的眼睛都看着他。

他的臉漲紅了，太陽穴上微綳起來青筋，用粗大的嗓子說道：“擴社是好事，人多力量大嘛！可有一宗：咱可不能長短一把抓，不分青紅皂白都往里收啊！”

他看了大家一眼，見有的老头在點頭；他心中一乐，嗓門更高了：“像張恩貴这号子人，过去瞧不起咱社，和咱們作对，他压根就沒有一點合作的心！……如今，他想進社享受現成的，牛打

江山馬坐殿，这可沒那麼便宜的事！”

屋子里一陣哄動。

“咱們吸收的新社員，就算這些了！張恩貴他們那幾戶啊，讓他們個人發財去吧！”周文德譏諷地結束了自己的話。

“對，這號子人不配做社員！”南炕頭有人這麼敲着邊鼓。

張志遠急壞了，像有針刺着他的心：“……原來周文德有這個意見啊！”他有些後悔：該把周文德的底摸着，嗯，准备工作還是沒做好！

他看了看小紅本子，上面，張恩貴的名字是排在倒第五，那四戶，都是底子較空的貧農戶。他剛想解釋一下，南炕頭又有人說話了：

“這話對啊！如今他們‘地了場光衣裳破’了，想入社，这可辦不到！”

“對，他們是腳上泡——自己走的！沒人可憐！”

這些人，都尋思這幾戶都是“破落戶”，弄進社來，自己要吃虧；再者，又經周文德一提，所以這麼說。

“咳，咳……”喂馬的老張頭覺得這麼的不大好，他在炕里一骨碌站起身來，坐在窗台上，說：“依我看，……就收留下他吧！怨他一時的錯——在早沒入！”他給堂叔伯兄弟講情。

“咱們別講私情！”周文德板着臉，氣乎乎地說：“你們好好想想！他們就是害群之馬，這……”

別人也在底下嘮扯着。不少人听了方才這些話，都暗暗奔周文德那頭使勁了。他們有的是怕新入社的沾自己的光，有的

是想給單干戶一個教訓；這兩種心思，慢慢地糾在一起了。

老張頭的話還沒說完，被攔頭一杠子打了回去，又加上大伙往周文德那邊使勁，便不敢再吱聲了。但心中却在想：“吃兩頓干飯，就不認得朋友了！恩貴也是受過苦的人，除了腦子轉彎慢，脾氣火暴點，有啥不好？”

屋子里最扎心的是志遠。他想：“壞了！周文德這一杠子，把五個積極要求參加社的新社員給打社外頭去了！”

張恩貴是他的堂叔，這使他覺得事情不大好辦。說實的，他同意張恩貴他們五戶入社，不是因為這裡有自家的叔叔；這是為的照區委的話辦事：“對這些單干戶，要教育、爭取、團結他們！”如今，這些人醒過來腔，划開了拐，怎麼能不拉他們上大道呢？

他站在屋地上，半晌沒吱聲。

他本想說話，但又一轉念，就是做一次大報告，在這時候也未必有效。

“看這樣啊，這事得往後拖一拖，”在大伙的嘈雜聲中，他把自己的思想集中了，“要是今個在會上表決，那反倒壞了事！”于是他讓大伙靜下來，說：

“咱們別嘰嘰，有事不怕核計。我看啊，吸收這五戶為對。在早他們不入社，是不相信社；如今自願入社，是相信社了！你說，咱們能不歡迎？”

“歡迎，歡迎！你該把富農都‘歡迎’進來！”周文德低聲說，但全屋都聽見了。

“我有意見！”一個又細又尖的噪聲喊，“我說要讓他們入社！”

他們都是干活的庄稼戶，又不是富農……”下半句因為太激動，說不下去了。這人是玉珍。

“對！同意！”小猛子擁護她。

周文德說完那句話，有點後悔：“……怎能那麼說，怎能和富農比……”可是他一聽是玉珍反駁他，可氣炸了，他的小鬍子都翹了起來；心想：“他媽的，親女兒反對爹！這……”不過他還是忍住了火，因為他覺得要是罵她兩句，那丫頭是不能聽的。屋子裏又鬧哄起來了。

“靜一下！”志遠喊，他等大伙靜下來，又說：“周大叔說那話可不對；他們這五戶跟富農可不同啊！”

“同不同我不管，反正他們在早是一套，如今又是一套，這就說不過去！”周文德說。

“我沒說嗎，在早他們不相信社。”志遠眼睛一眨，又說：“就像你老罷，一九四九年咱搞互助組，你老不相信說啥也不入；可到一九五〇年呢，你老就入了！這不是一點一點地進步嗎，誰——”

“得了！得了！我跟你嘮的是合作社！”周文德一跳多高，粗脖子紅臉地喊了這麼一句，抹身走出了屋子。志遠揭了他的“短”，使他冒火了。

志遠瞅着周文德的后影，有點後悔：不該把話說的那麼直。他看了看大伙，心中想，有人還是一時抹不過彎來。他又思索了一下便对大家說：

“今個的會就算到這吧！那五家的問題先懸着，會後核計核計再決定。好，散會吧！”

人們都站了起來，跳下炕；有的找鞋。這要是在往常，老張頭總是學澡堂子伙計喊一聲：“新鞋別換舊鞋走啊！”如今他也不吱聲了。

張志遠看着前面的人已經走出了屋子，猛然點了一下頭，又補上一句話：“社里的團員都留下！”

“誰？”這時就听西牆外頭有人喊這麼一聲……

二

……出了院子，緊順着大門牆，齊多田奔東慢慢地竄着。

他兩手插在袖筒里，弓着腰，脖子伸出挺長；身影照在牆上，活像一只被逐的狐狸。一邊走着，眼睛還向四下張望；月光下，他的臉更顯得灰白。

走着，不多會來到了這前街的東頭；這裡正是社里開會的那個院子。院子的西牆外邊，是條奔腰街去的胡同。沿着這條胡同，齊多田往北拐下去，到合作社會場的西房山牆左近，他站了下來。

這齊多田是戶舊富農，人家說他是“一肚子花花腸子”。土地改革前，他種兩村牛犢的地，那年也少不下僱三個勞金。土地改革時，農會徵收了他多餘的土地、車、馬。那以後，他就裝窮，養一匹馬，種五畝地；多餘的畜力，和單干戶換人工；另外，他也僱短工，張恩貴就給他做過。

這時候，他在牆根底下護宅樹後隱住了身子；用那雙耗子眼四下望了望，見沒有人，放下了心，注意听屋里的動靜。夜靜，社

里开会的声音听出多远。他裹紧了身上的老破羊皮襖，聳起了耳朵，听見了志远的說話声。他心中覺得很不耐烦，想：“又是他媽‘提高’‘壯大’，吃兩頓干飯就不知天多高、地多厚了！呸！”

一陣小北風順胡同吹過來，使他打了個冷顫。他把頭使勁往里縮，身子蜷做一團。听声音知道屋里还得等一会儿才能通过新社員，他收回注意力，想起老心思來。

“唉，他媽的！”他想，這二年自己的道越走越窄：想僱勞金多種地不行了，一則沒地，再則僱不着人；有心搗騰點什麼，撈點“外快”，可一有供銷社這就玩不轉了；想放高利貸，買點“青苗”，可又偏偏成立他媽一個信用社。真是條條道走不通！眼下合作社又張羅擴社，這一來，連那几家單干戶也活了心，被拉了過去。這要都入社了，往下……“唉，他媽的！”想到這，他禁不住惱怒地又罵了起來。

“啪啪……”屋子里拍起巴掌來了。他知道有人被通過了，心中像是緊縮了一下。他又聳起耳朵听着。

打周文德說話后，他越听心中越高兴：“好啊！你們不一心，我才得勁呢！”他覺得：張恩貴那几家入不了社，对他是有好处的；先說僱短工，拿馬工換些賤人工，這就好办了。心里乐，臉上現出了喜色，他無声地笑了。

这时，他忽听大門响了一下，心中一驚，身子緊貼着牆。往西走过去一个人，他認得是周文德。待他橫走过胡同口，齐多田站起身來，面背着月光，閉上了那双三角眼；他心中猛然一動，點了一下頭，于是奔腰街溜下去了。

走到了腰街口，他听后边有人喊：“誰？”他不答言，脚下加勁，拐向了西街。身后边，人声嘈雜着……。

三

腰街西靠一头的那座院子里，上屋射出了昏暗的灯光。

張恩貴就是这屋子的主人。他这时正坐在南炕头上，对着地下高桌上的小油灯發呆。

北風从北房牆裂开的大縫子鑽進來，吹得小油灯的火苗乱跳；它几次要熄滅，但又还陽了過來。

他老婆坐在炕梢，給已經睡了的孩子蓋被。那被大概是今年沒有拆洗，油污發着亮光。蓋好了被，她轉过身來，看了丈夫一眼，又看了一下北牆头，小声咕囔着：“这房牆可得收拾了，要不还不開个房倒屋塌啊！”

“你就会窮叨咕，我这两只手，也沒閑着啊！”張恩貴沒好气地說。这两年，他的脾气变多了，一說話就是急火暴跳的。

“唉，入了社也就好了！”老婆自言自語地說。

“說不上人家……要不要呢！”張恩貴也自言自語地說。提起这个來，他的心里立刻抓心撓肝的不好受。

“那时候就鬼迷心竅了！”他想起了早先的事，心里疚痛起來。唉，当初总尋思自己有車有馬，又分了地，要是个人干，不是几年就紅起來？何苦担着危險入那个合作社，要弄糟了，老婆孩子不得扎脖子？那时候，自己不入社的理，咋想咋对。

誰曾想，一个巴掌拍不响，东扯一把，西拽一把，扔下耙子

就得拾起扫帚，这麻連踢帶打忙的要死，可庄稼还没侍弄好。打點粮食有数的，拆东牆、补西牆的过日子，总弄不富裕。看人家社里，地像地、庄稼像庄稼。社員家家年吃年用，寬寬綽綽的，这是真有點眼熱。在早总說：“种地还干不过別人可得了！”可如今才明白，人家成群結隊抱团体，勁头是真比自己單槍匹馬大的多。

在早自己总尋思能“發”起來，可归根結蒂“發”起來的是人家社里。人家是社“發”社員就“發”。这几年沒少听說，什麼“齐心奔社会主义了”。自己在早沒注意这些，可如今总算看出點門道來：人家社里走的就是那条光明大道；事实明擺着，不能再糊塗了！……这回总算厚着臉皮，自願地把申請書遞上去了，可知道人家是咋个心思呢？

“唉，当初怎那麼嘴尖舌快！”他想起早先說社里人的風凉話，特別是去年串換“棋盤地”拿“卡”的事來，心裏真怨恨自己，更不安了。

“嗯，行啊，願不願由他們吧！”他心中又這麼想；他是臉皮嫩，脾气火爆的人，遇事总不爱在別人面前“低气”，如今一想到社里会不要他，这火气又上來了。

“不过，还是入了好啊！”他又压回了自己的火气。

他坐着，就這麼想东想西地乱尋思了起來。

“嘩啦”大門响了一下，狗叫了起來。他下了地，出了房門，問：“誰呀？”

“是我，老三！”一个混濁的嗓音，是齐多田。